

动词重叠式的现实性句法特征演变

张 赅

摘要:本文选取明初期和明中叶三部小说作为语料,考察了小说中各类动词重叠式在现实句和非现实句中的使用情况,联系汉语的历史,指出“V—V、VV”动词重叠式在产生之初既可用于现实句、也可用于非现实句,但逐渐演变为具有强非现实性特征的句法结构,明代中叶前后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时期。明中叶动词重叠式现实性表达存在地域分布差异,北方主要用“V了V”,南方主要用“V—V”,清以后“V—V、VV”一般要加“了”才可用于现实句。现实性与非现实性是语法学研究中一对颇有争议的范畴,其是否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学界都有不同意见。本文以动词重叠式的发展为例,说明这对范畴对汉语语法的历史演变发生了作用,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关键词:动词重叠; 现实性; 非现实性; 明代

作者简介:张赅,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084)

动词重叠式是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句法结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都充分注意到了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与动作实现时间的关系,如刘月华(1983)分为已然动词重叠、未然动词重叠分别讨论其表达功能,戴耀晶(1993)提出现代汉语动词重叠式是短时体并且经常用于未来事件中。但注意到动词重叠式各种类型与动作时间表达关系的研究不多,胡孝斌(1997)提到表示已经发生的动作用“V了V”,杨平(2003)提到在已然语境下使用“V了V”的条件。近代汉语关于动词重叠式的研究集中在产生和来源问题、带宾语时的语序、VV式对“V—V”式的取代等问题。王宝利、唐韵(2002)发现《西游记》中VV式多用于未然、“V—V”式多用于已然,显示出动词重叠式具体类型的使用与动作发生时间表达有关,但汉语史学界包括王宝利、唐韵(2002)对这一点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专门的讨论。

已然、未然涉及现实性和非现实性这对语法范畴,对现实和非现实是否是一对普遍范畴,语言学家有不同意见(Bybee等,1994:147-149;Bybee和Fleischman,1995:347-450;Bybee,1998)。近年来汉语语法研究也关注到这对范畴。郭锐(1997)根据句中动词的时间表达把汉语句子分为现实句和非现实句,指涉外部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句子是现实句,指涉未在外在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句子是非现实句。非现实句表示惯常行为或意愿、规律、祈使等。张雪平(2008、2009)对现代汉语现实句和非现实句的句法特征作了总体论述。太田辰夫(2003:153-154)讨论古代汉语表时间的短语与所修饰动词的语序时指出,动作是否是真实发生的实在性动作直接影响了表时间短语的位置,如在句子“筑特室,席白茅,间居三月”(《庄子·在宥》)中,“三月”为实际居住了三月,而在“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庄子·逍遥游》)中,“三月”所修饰的事件并未实际发生。非实在性动作有否定、假设、惯常。这说明汉语史上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确有句法表现,但专门讨论这一现象的研究非常少。

本研究注意到,汉语史上动词重叠式“V—V”、VV是可以用于现实句的,但到了现代汉语中受到很大限制,“V—V、VV”式的现实性特征发生了变化,因此本文选择动词重叠式作为一个个案来讨论汉语史上现实性与非现实性句法特征的演变。本文讨论的动词重叠类型有“V—V、VV、V了一

V、V了V”。^① 动词重叠产生于宋代,最初只有“V—V”式,南宋末年出现“VV”式,经由元明时期,各种类型发展完备、语法意义也趋于成熟和定型,元代可靠语料中动词重叠用例较少,特别是与本文讨论问题关系密切的带“了”的类型不完备。因此,本文选取动词重叠用例丰富的明代三部小说作封闭语料考察,其中《水浒传》由于成书时间较早、成书过程复杂,有较多的元代语言成分,可以作为元明之际的语言代表,《西游记》和《金瓶梅》都成书于明代中叶,反映了明代语言面貌。本文重点考察各类动词重叠式在现实句和非现实句中的使用情况,综合已有的研究,本文认为现实句指已经发生的事件,而非现实句指没有发生的事件,包括否定、假设、惯常、意愿、规律、可能、疑问、条件、祈使等。

一、《水浒传》动词重叠类型与现实性表达

《水浒传》中V—V式共128例,VV式只有2例,V—V占有绝对优势,VV式还很少使用。下面是V—V式、VV式用于非现实句的用例。

- (1) 口里说道:“哥哥救我一救。”(《水浒传》八回)
- (2) 赵能道:“多是只在神厨里。却才兄弟看不仔细,我自照一照看。”(《水浒传》四十二回)
- (3) 望烦节级哥哥可看日常间弟兄面上,可怜见我这个孩儿,看觑看觑。(《水浒传》五十一回)
- (4) 听闻此间市镇上今晚放花灯,我欲去观看观看。(《水浒传》三十三回)

V—V式中有24例用于现实句,而VV式没有用于现实句的。V—V用于现实句的用例如:

- (5) 我却不提防,揭起帐子摸一摸,吃那厮揪住,一顿拳头脚尖,打得一身伤损。(《水浒传》八回)
- (6) 那妇人拿起一盞茶来,把帕子去茶盞口边抹一抹,双手递与和尚。(《水浒传》四十五回)
- (7) 周通把头摸一摸,叫声:“唉呀!”扑翻身便剪拂。(《水浒传》八回)
- (8) 武松把石墩略摇一摇,大笑道:“……”(《水浒传》二十八回)
- (9) 晁盖那里顾他说,与同公孙胜舍命只顾杀出来。朱仝虚闪一闪,放开条路,让晁盖走。(《水浒传》十八回)

上文5个例句中V—V式表示一连串动作的一个,用在连续事件句中,例(5)、(6)例是连续事件句群的中句,例(7)、(8)、(9)例是连续事件句群的首句,都有后续句。下例中动词重叠式用于连续事件句的最末一句。

- (10) 燕青起身,把那帕子放在桌上,先拜了李妈妈四拜,后拜李行首两拜。^② (《水浒传》八十一回)

下一例中V—V句的主语和前后语句的主语都不一样,表述的事件相对独立、与前后语段事件关系不直接。本文把这种动词重叠句称为“单句”。

- (11) 宋江在神厨里偷眼看时……一个个都走过了,没人看着神厨里。宋江道:“却不是天幸!”只见赵得将火把来神厨内照一照。宋江道:“我这番端的受缚!”(《水浒传》四十二回)

从用例数上看,动词重叠式用于现实句时主要出现在连续事件句的首句和中句位置,一般都有

① 本文要考察动词重叠类型与动作时间表达的关系,宾语的有无及其位置不影响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因此虽然统计例句包括了带宾语的用例,但不把宾语的情况作为分类标准而区分动词重叠类型。

② “拜”用于动词重叠式时既可指拜的实际次数,也可以是虚指,实指的用法不是典型的动词重叠式用法,此例就是实指的用法,不过,实指用法的动词重叠式在明代数量很少,本文没有区别。

后续句,单独表达事件或用于连续事件句末句的情况非常少。《水浒传》中V—V为现实句时,见于连续事件句的首句和中句的共20例,见于连续事件句的末句或单句的各1例,即上举例(10)、(11)。而动词重叠式用于非现实句时,在句群中的位置是自由的,见于末句或独立成句的更常见,从上文随意举出的例(1)至例(4)可见一斑。^①

下面的用例中,例(12)(13)V—V式前有表示已然副词“便、才”,例(14)V—V用于被动句,被动句一般都表示已经发生的事。

(12)西门庆见来得凶,便把手虚指一指,早飞起右脚来。武松只顾奔入去,见他脚起,略闪一闪,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将起来,直落下街心里去了。(《水浒传》二十六回)

(13)不看万事俱休,才看一看,只见神厨里卷起一阵恶风,将那火都吹灭了,黑腾腾罩了庙宇,对面不见。(《水浒传》四十二回)

(14)任原性起,急转身又来拿燕青,被燕青虚跃一跃,又在右肋下钻过去。(《水浒传》七十四回)

《水浒传》中未见“V了V”式,“V了一V”式只有7例,都是现实句,表达已经发生的事。除上举例(10)外,其余6例全部例举如下:

(15)那后生看了一看,拿条棒滚将入来,径奔王进。(《水浒传》二回)

(16)那人回转头来看了一看,却也认得。(《水浒传》四十六回)

(17)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树前,把直裰脱了,用右手向下……将那株杨树带根拔起。(《水浒传》七回)

(18)这武松假醉佯颠,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水浒传》二十九回)

(19)李逵听了,丢下双斧,望着晁盖跪了一跪,说道:“……”(《水浒传》四十回)

(20)当时燕青游玩了一遭,却出草参亭,参拜了四拜,问烧香的道:“……”(《水浒传》七十四回)

7例“V了一V”中3例用于连续事件句的首句,4例用于连续事件句的中句,都有后续句。

《水浒传》还有2例动词重叠式与其他表完成的语法标记结合使用:

(21)李逵道:“只指头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水浒传》三十九回)

(22)众人道:“……他得财宝,自去山寨里快活,如何拿的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一看。”(《水浒传》十七回)

例(21)是现实句,例(22)是非现实句,“得”是唐宋时期常见的表完成的动相补语。

《水浒传》中还有“了”附于动词重叠式后、用于连谓式前一谓语的用例,如:

(23)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赶他众人先走。(《水浒传》十六回)

该例是非现实句,“了”附于动词重叠式之后,这种用法见于南宋,如:

(24)我上又不得,下又不得。且歇一歇了,去坐地。(末唱)(《张协状元》)

(25)(丑)都不见打火。(合)歇歇了去。(《张协状元》)

例(24)是“V—V了”,后面有标点断开,但语义上“V—V了”和后句是联系紧密的连谓式,例(25)是“VV了”后面紧接动词“去”,两例语义一样、动词一样,都应分析为连谓结构。动态助词“了”附于

^① 《水浒传》中用于非现实句的动词重叠式见于句群前句27例,见于中句8例,见于末句44例,独立成句23例。

动词重叠式之后,这是宋代动态助词“了”的一个特点,下面1例中“V—V了”不是用于连动式而是连续事件句:

(26)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须逐旋揩磨呼唤得归。(《朱子语类》卷一二〇)

上举例(24)至例(26)显示宋代动态助词“了”后附于动词重叠式地域分布较广。“得”表完成、“了”后附于动词重叠式,在宋代语料中常见,《水浒传》中仅见,说明这两种用法明代已经衰落了。

综上,《水浒传》中V—V式占绝对优势,VV式不常见,现实句中只见“V—V”、“V了一—V”式,其中“V—V”22例,“V了一—V”的7例,“VV、V了V”式未见,另有“V—V了”式用于非现实句,“V得—V”式既见于现实句、也见于非现实句。同宋代相比,《水浒传》中动词重叠式的变化不太大,还残存有早期的一些用法。

二、《西游记》动词重叠类型与现实性表达

《西游记》中“V—V”237例,“V了一—V”55例,VV式365例,未见“V了V”式。动词重叠式的基本类型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出现“—”的类型的频率超过了出现使用“—”的类型。下面是动词重叠式用于非现实句的用例。

(27)丈夫慢行,等我一等!(《西游记》十一回)

(28)等我变一变了。(《西游记》八十四回)

(29)便叫:“高太公,取个香案用用。”(《西游记》十九回)

(30)且脱下衣服来,等我替你捉捉。(《西游记》七十一回)

(31)那两个小猴儿,急跑回来报道:“大圣爷爷,那猪八戒不大老实,他走走儿,骂几声。”(《西游记》三十回)

例(31)“走走”是过去时间发生的,但此处表示频度,在本文搜集的语料中仅此一例,本文将这个句子仍看作非现实句。动词重叠式用于非现实句时,基本位于句群的末句或单句。

《西游记》中用于现实句的V—V式共102例,VV式共29例,^①虽然VV式已经成为动词重叠式的主要类型,但在现实句中V—V式仍占绝对优势,VV式首先是在非现实句中取代V—V式的。下面是用于现实句的V—V、VV的用例:

(32)纵一纵,跳上去,劈脸就打。(《西游记》二回)

(33)忽喇的一声,把公案推倒,耳中取出宝贝,幌一幌,碗来粗细,一路解数,直打出御马监,径至南天门。(《西游记》四回)

(34)行者闻言,把腰儿躬一躬,长了二丈余高。(《西游记》三十六回)

(35)只见那怪打个滚,现了原身,将毛衣抖抖,菩萨骑上。(《西游记》七十一回)

(36)不觉又是五更将晓,行者抹抹脸,睁开眼道:“……”(《西游记》二十一回)

(37)三藏拄着九环锡杖,按按藤缠蔑织斗篷,先奔门前……(《西游记》二十回)

动词重叠式用于现实句,仍主要位于连续事件句的首句或中句的位置,首句如上例(32)、(36),中句如上例(33)、(34)、(35)。出现于末句动词重叠式V—V式仅1例,VV式仅5例。如:

(38)行者见不言语,想是死了,却把手略松一松。(《西游记》八十二回)

① “V—V”“VV”式的使用和宾语的有无有一定关系,有宾语时更易使用“VV”式,但这个特点在现实句和非现实句的表现是一样的,与动作时间的表达无关。

(39)伯钦引着三藏出中宅,到后边走走。(《西游记》十三回)

有的动词重叠式虽然位于句群的首句或中句位置,但其后续句不是接叙之后发生的事件,而是描写早已存在的事实、解释原因等。如:

(40)行者举手去摸一摸,果然无之。(《西游记》一〇〇回)

(41)伸手去头上摸摸,似一条金线儿模样,紧紧的勒在上面。(《西游记》十四回)

(42)行者低头看看,两只腿似明镜一般,通打亮了,更不知些疼痛。(《西游记》二十五回)

(43)说不了,孤拐上有些疼痛,急伸手摸摸,却被火烧软了。(《西游记》七十五回)

上例中动词重叠式后一小句所述的内容都不是前一小句所述动作之后才发生的,与动词重叠式所述的动作没有直接关系,但后一小句是该句群要表述的重点,从事件类型上说,该句为前景句,前面的动词重叠小句是背景句。方梅(2005)认为,在连动结构中,通常背景在前,前景在后。据此观点,本文所述连续事件句中的首句、中句也属于背景句。

下面的用例中动词重叠式前有表示已经的副词,如:

(44)我正要捣他窗棂,踢他门扇,他就纵一纵,又渺无踪迹。(《西游记》六回)

(45)这大圣却才束一束虎筋绦,拽起虎皮裙,执着金箍棒,径奔山前,找寻妖洞。(《西游记》五十回)

(46)行者喜喜欢欢,又搨一搨,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西游记》六十一回)

(47)再又端一端,摇一摇,就如生根一般。(《西游记》八十八回)

(48)叙了一会,又向后廊看看。(《西游记》九十三回)

下面是表被动的动词重叠现实句:

(49)被他闪一闪,把袍袖展开,一袖子都笼去了。(《西游记》二十六回)

(50)这呆子吓了一跳。扒起来,往外要走,被那马探探身,一口咬住皂衣。(《西游记》三十回)

除了V—V、VV式外,《西游记》用于现实句的动词重叠式还有“V了一V”,有54例,而用于现实句的V—V式有102例,未见“V了V”式,说明动词重叠式表已然时以不带动态助词为主。

(51)把腰伸了一伸,道声:“快活!”(《西游记》三十二回)

(52)三藏近前跪下,朝石头,看着金字,拜了几拜,望西祷告道:“……”(《西游记》十四回)

(53)却说孙大圣到空中,把腰儿扭了一扭,早来到黑风山上。(《西游记》十七回)

(54)好大圣,把叉儿棒幌一幌……把七个蜘蛛精,尽情打烂……脓血淋漓。却又将尾巴摇了两摇,收了毫毛,单身轮棒,赶入里边来打道士。(《西游记》七十三回)

上例(51)动词重叠式见于首句,例(52)、(53)见于中句,都表示已然发生的事。例(54)两个动词重叠式都是用在现实句中,1例是V—V式,1例是“V了一V”式。

下例中“V了一V”表已然,用于背景句:

(55)好大圣,让过风头,把那风尾抓过来闻了一闻,有些腥气。(《西游记》二十回)

(56)径至河边冰上,那马蹄滑了一滑,险些儿把三藏跌下马来。(《西游记》四十八回)

(57)是师兄攢了他一攢,他就弄风儿,把师父摄去了。(《西游记》四十一回)

下面的例句中,“V了一V”式前有表已经的副词修饰,

(58)他却怪我凶顽,我才子闪了他一闪,如今就去保他也。(《西游记》十四回)

(59)行者才把身抖了一抖,收上身来,其缚自解。(《西游记》十九回)

(60)(三藏)行近后门外,至台上,又坐了一坐,忽闻得有啼哭之声。(《西游记》九十三回)

《西游记》中有1例“V了一V”用于未然。

(61)人若有缘,得那果子闻了一闻,就活三百六十岁。(《西游记》二十四回)

“了”此例中表明动作的结果,作为动相补语的特征更明显,“了”体标记的作用相对弱一些。该例在同回以及后一回又出现了两次,均是用“V—V”式。如:

(62)土地道:“这宝贝……闻一闻,就活三百六十岁。(《西游记》二十四回)

《西游记》中另有2例“V上一V”,如下:

(63)八戒真个把头摇上两摇,竖起一双蒲扇耳……把那些妇女们唬得跌跌爬爬。(《西游记》五十四回)

(64)只消把头点上两点,把腰躬上一躬。(《西游记》二十二回)

例(63)是现实句,例(64)是非现实句,“上”都是动相补语,动词重叠式也可以和其他表完成的语法成分结合表达已然。

总的说来,《西游记》动词重叠式以VV式为主,但在现实句中仍主要使用V—V式,现实句中动词重叠式以不用动态助词为主。VV式的发展说明动词重叠式进一步摆脱来源结构“动词+数量短语”的影响,来源结构的实际语义进一步减弱、“短时”的语法意义增强,语法意义的增强使“一”的存在更无必要,结构形式更易脱离“动词+数量短语”结构,动词重叠式的语法化程度加深。这种变化在非现实句中表现得更明显。王宝利、唐韵(2002)根据《西游记》中表已然的“V—V”式多于VV式认为《西游记》中“V—V”主要用于表达已然,根据本文的调查,表已然的“V—V”式102例,VV式有29例,但“V—V”式有135例用于未然,所以不能说“V—V”式主要表已然,而只能说表已然时主要用“V—V”式。

三、《金瓶梅》动词重叠类型与现实性表达

《金瓶梅》中动词重叠式有V—V、V了一V、VV、V了V四式,是三部书动词重叠式类型最多的。VV、V了V两式共有539例,V—V、V了一V两式共有80例,不带“一”的动词重叠式占明显优势,成为最基本的动词重叠类型,“V(了)V”的发展说明动词重叠式作为专门句法构式的性质更加明确,形式上已脱离了其来源格式——“动词+数量补语”。

《金瓶梅》中用于现实句的V—V和VV式很少,分别只有6例和4例。用例如:

(65)伯爵因此错他这一错,使他知道。(《金瓶梅》三十五回)

(66)这春梅把眼瞪一瞪,唤将当直的家人媳妇上来。(《金瓶梅》九十回)

(67)春梅见他醉睡,走来摸摸,打雪洞内一溜烟往后边去了。(《金瓶梅》二十七回)

(68)西门庆走到李瓶儿房里,洗洗手出来。(《金瓶梅》五十二回)

《金瓶梅》中动词重叠用于现实句时主要用“V了V”式,共46例,其次是“V了一V”式,共22例,对比同书中的V—V、VV式的使用,可见《金瓶梅》现实句中动词重叠式基本是要带动态助词的,这点上和《西游记》有很大不同。

(69)我昨日在酒席上拿言语错了错他儿,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来求我,送了我这三两银子。(《金瓶梅》三十五回)

(70)抱了抱腰肢,未盈一掬。(《金瓶梅》五十九回)

(71) 夏提刑即令左右选大夹棍上来,把来旺儿夹了夹,打了二十大棍。(《金瓶梅》二十六回)

(72) 西门庆把座儿掇了一掇,神仙相道:“……”(《金瓶梅》二十九回)

下例中动词重叠式都是出现在连续事件句的末句

(73) 因向袖中取出文书,与他照了照。(《金瓶梅》十九回)

(74) 你刚才来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儿。(《金瓶梅》六十二回)

(75) 何大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欢六姐,又引到那边花园山上瞧了瞧。(《金瓶梅》七十九回)

下例中动词重叠式都在单句中表示已然,句义独立,句子时体特征与前后文没有太多关联。

(76) 金莲道:“……”西门庆点了点头儿。(《金瓶梅》六十七回)

(77) 三位娘那里走了走? 请不弃到寒家献茶。(《金瓶梅》二十四回)

下面两例中动词重叠式用于背景句。

(78) 妇人教了一教,只是少了一个柑子。(《金瓶梅》七十二回)

(79) (西门庆)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长。(《金瓶梅》七十五回)

虽然同是明代中叶的作品,《金瓶梅》和《西游记》中动词重叠式用于现实句的情况却有很大不同。《金瓶梅》动词重叠式用于现实句时一般要使用动态助词“了”,而且主要用“V了V”式,而《西游记》动词重叠式用于现实句以“V—V”式为主,一般不使用动态助词。“VV”式取代“V—V”式表明动词重叠式的形式和语法意义进一步凝固,在《西游记》中这一变化主要见于非现实句中,《金瓶梅》已经扩展到现实句中,“V(了)V”变成了优势的句法形式,表明该结构彻底摆脱与事件发生时间的关系,动词重叠式不再有“动词+数量短语”的语法意义,“短时”的语法意义更加纯粹,因而有“V(—)V”和“V了(—)V”在非现实句和现实句中的不同分布。

一般认为,《金瓶梅》受到明代中叶北方方言的较大影响,而《西游记》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较大。本文的调查表明,明代中叶动词重叠式在南北方言中的发展不一样,在表达事件现实性时有很大差异。

四、动词重叠式与现实句关系的演变

上文详细调查了明代动词重叠式各种类型在现实句中的出现情况,为便比较,本文还考察了清代作品《儿女英雄传》的情况。四部书动词重叠式用于现实句^①的数据统计如下表1。

表1 明清四部作品中动词重叠式用于现实句情况

	《水浒传》	《西游记》	《金瓶梅》	《儿女英雄传》
现实句	29	185	79	261
总用例	146	657	619	715
百分比	20%	28%	13%	37%

上表1显示明代三部作品中动词重叠用于现实句所占比例相差不是很大。下表2反映了动词重

① 包括所有带“了”、不带“了”的用例。

叠式用于现实句时带动态助词的情况

表2 现实句中动词重叠式使用动态助词情况

	《水浒传》	《西游记》	《金瓶梅》	《儿女英雄传》
带助词	8	54	68	241
现实句总用例	29	185	79	261
百分比	26%	29%	86%	92%

比较上面表1和表2,可以看到《金瓶梅》与另两部明代文献的显著差异是现实句中动词重叠式基本要用动态助词,而另两部书以不用为常。联系《儿女英雄传》的情况,可以看到《金瓶梅》的情况基本为后来北方汉语所继承,动词重叠式用于现实句时一般要带动态助词。

表3反映了四部作品动词重叠出现“一”和不出现“一”的两大类型情况。

表3 四部作品中“V(了)V”式和“V(了)一V”式的使用情况

	《水浒传》	《西游记》	《金瓶梅》	《儿女英雄传》
V(了)V	2	365	539	569
V(了)一V	142	292	80	146
总用例	146	657	619	715
V(了)V所占比例	1%	56%	87%	80%

可以看到,《西游记》较《水浒传》动词重叠基本类型有根本性变化,不带“一”的格式取得了优势,《金瓶梅》较《西游记》不带“一”的动词重叠类型优势进一步扩大,但《金瓶梅》与清代作品差别不大。动词重叠式以不带“一”的类型为主、用于现实句时以带动态助词为主,这是清代以来汉语的情况,联系汉语的历史,可以把明代三部语料中动词重叠式反映出的地域差异理解为动词重叠式演变的历时差异。动词重叠式先有不带“一”的类型取代带“一”的类型的变化,然后有现实句中由不带“了”到带“了”的变化,两项变化都表明动词重叠式语法化程度加深,在语法意义和形式两方面脱离了来源结构。明代以后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性质基本稳定下来。

《金瓶梅》前九回以及第八十七回是改写《水浒传》而成,语言受《水浒传》影响较大,另有53回—57回是吴人补入的,张鸿魁(1995)比较了《金瓶梅》改写自《水浒传》的十回、吴人补入的五回和主体部分中动词重叠的异同,指出《金瓶梅》主体部分与另两个部分有明显差异,与改自《水浒传》部分的差异是时代造成的,而与吴人补入部分的差异则反映了方言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与张鸿魁(1995)互为佐证,^①《西游记》《金瓶梅》动词重叠式使用的差异反映了其在当时不同方言中的发展速度不一样。

张雪平(2009)指出现代汉语中动词重叠基式VV式在现实句和非现实句的使用中存在鲜明对比,VV式(包括“V—V”式)不能出现在现实句中,不能与表示已经的副词(如“已经”)、表示已然的时间名词(如“昨天”)共现。这一特点在《金瓶梅》中已经有明确表现。《金瓶梅》中用于现实句的动词重叠用例中有6例受表示已经的副词修饰,其中5例是“V了V”式,1例是“V—V”式。例句如:

- (80)提起刀来,便往那妇人脸上撇两撇。(《金瓶梅》八十七回)
- (81)玳安道:“……”西门庆便点了点头。(《金瓶梅》十六回)
- (82)(西门庆)见角门关着,悄悄就往李瓶儿房门首弹了弹门。(《金瓶梅》六十七回)

① 本文对《金瓶梅》的各项统计均不包括前十回和53—57回。

《金瓶梅》中还有动词重叠式与表示过去的时间名词同时出现的现实句。《金瓶梅》中这种现实句中只见“V了V”式:

(83)我今对宋大巡替大舅说了说那个,他看了揭帖,交付书办收了。(《金瓶梅》七十六回)

(84)适才我略与他题了题儿。(《金瓶梅》六十二回)

(85)刚才陪他灯市里走了走。(《金瓶梅》四十二回)

(86)昨日我拿他的鞋试了试,还套着我的鞋穿。(《金瓶梅》二十三回)

《西游记》中未见到表示过去的时间名词与动词重叠共现的用例,但有表已经的副词与动词重叠一起用于现实句中的例子,

(87)悟空又颠一颠道:“再细些更好!”(《西游记》三回)

(88)原来行者在他耳根后,句句儿听着哩,忍不住,飞将起来,又捉弄他一捉弄。(《西游记》三十二回)

(89)果子不少,只因树高叶密,不曾看得明白;才然又去查查,还是原数。(《西游记》二十五回)

(90)却又将尾摇了两摇,收了毫毛,单身轮棒,赶入里边来打道士。(《西游记》七十三回)

《西游记》表已经的副词和动词重叠共现的句子中,“V—V”式9例,“V了一—V”式4例,《金瓶梅》与表已经的副词共现的动词重叠式中,“V—V”1例,“V了一—V、V了V”共5例,《金瓶梅》中“V—V、VV”式的非现实性明显增强了。

杨平(2003)指出现代汉语在已然语境中,当动词重叠单独作谓语或是连续动作中的最后一个动作时,要用“V了V”式,不用VV式。这就是本文所说动词重叠用于单句和连续事件句末句两种情况。《西游记》现实句中,“V—V、VV”用于单句、末句共6例,“V了一—V”用于末句1例,而《金瓶梅》现实句中,“V—V”用于末句1例,不见用于单句的用例,不见VV式,“V了一—V、V了V”用单句、末句共11例。动词重叠单独作谓语或是用于连续事件句的末句时,该句的时间特征必须由动词重叠式表达,不能由前文限定,这时“V—V”或VV需要带“了”才能表达已然,这说明“V—V、VV”已经不能用于现实事件表达,不具有现实性特征。相比《西游记》,《金瓶梅》“V—V、VV”的非现实性明显增强了。下面是《西游记》中的例子:

(38)行者见不言语,想是死了,却把手略松一松。(《西游记》八十二回)(“V—V”用于末句,该例前文曾举)

(91)菩萨没法,只得也点点头儿。(《西游记》十七回)(VV用于末句)

(92)是老孙吩咐,教他莫哭,又飞在屋梁上听了一听。(《西游记》二十一回)(“V了一—V”用于末句)

下面是《金瓶梅》中的例子:

(93)那奶子如意见玉楼往后边,也抱了孝哥来看一看。(《金瓶梅》八十九回)(“V—V”用于末句)

(94)起来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金瓶梅》四十五回)(“V了V”用于末句)

(95)金莲道:“……”西门庆点了点头儿。金莲道:“……”(《金瓶梅》六十七回)(“V了V”用于单句)

现代汉语中,“了”不是表示已然的语法成分,也不是必须要使用的语法标记,李兴亚(1989)指出句中有表示已经的副词时可以用“了”,连谓句的前一谓语因其时体特征可由后续小句明确,也可

以不用“了”。明代文献中,表已经的副词和动词重叠共现的用例不多,不足以讨论动词重叠式带“了”的进程。但是当所表示的动作已经发生时,动词重叠式绝大部分见于首句或中句的位置,语料调查显示这种情况下动词重叠带“了”的比率在明代中叶以后大幅度上升。历史演变的结果是动词重叠不带“了”的情况比一般的动词句更少,限制更加严格,现实句中一般要用“V了一V、V了V”式。

动词重叠式在宋代从“动词+数量短语”结构演变而来,开始只有“V—V”式,南宋末年出现了VV式。由于其来源结构既可用于现实句,也可用于非现实句,因此“V—V、VV”式在产生之初也既可用于现实句,也可用于非现实句,但逐渐演变为具有强非现实性特征的句法结构,这一结构的关键性变化有两点:VV式取代“V—V”式成为优势类型、在现实句中使用动态助词“了”成为优势。明代中叶前后是这一演变的重要时期。

Bybee(1998)认为,由于非现实性与可能、愿望等多种情态范畴交织并可由这些范畴表达,因此“现实/非现实”不是有独立语法意义的范畴,Bybee甚至不认为有这对范畴存在。但就本文描写的语言事实看,在动词重叠式的发展中确实可以看到“现实/非现实”的独立作用。

参考文献:

- [1]戴耀晶,1993,《现代汉语短时体的语义分析》,《语文研究》第2期。
- [2]方梅,2005,《篇章语法与汉语篇章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3]郭锐,1997,《过程和非过程——汉语谓词性成分的两种外在时间类型》,《中国语文》第3期。
- [4]胡孝斌,1997,《试论动词重叠“VV”式与动词“V一下”式的差异》,《汉语学习》第2期。
- [5]李兴亚,1989,《动态助词“了”自由隐现的条件》,《中国语文》第5期。
- [6]刘月华,1983,《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中国语文》第1期。
- [7]太田辰夫,2003,《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8]王宝利、唐韵,2002,《〈西游记〉单音节动词重叠式VV与V—V的差异》,《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 [9]杨平,2003,《动词重叠式的基本意义》,《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10]张鸿魁,1995,《〈金瓶梅〉中的动词重叠及相关句式考察》,《东岳论丛》第4期。
- [11]张雪平,2008,《“非现实”研究现状及问题思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5期。
- [12]张雪平,2009,《非现实句和现实句的句法差异》,《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13]Joan Bybee,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4]Joan Bybee & Fleischman, 1995,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15]Joan Bybee, 1998, Irrealis as a Grammatical Category,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Vol. 40, No. 2.

(责任编辑:孙羽津)